

一年级老师

□梅子涵

我们上学了，坐在一年级老师面前。他们手里拿着课本，我们手里也拿着课本。我们并不知道那其实是一本多么简单的课本，只觉得它是多么重要，多么神圣，在很多年前我们那个时候，还用牛皮纸、画报纸认认真真包住它的封面。我们太小，不会包，是爸爸妈妈认真包，我们认认真真看着他们包。我们知道课本要包好，它们是很要紧的东西，不能撕坏。看着他们包的时候，我们均匀的呼吸里都有神圣。而现在坐在拿着课本的老师面前，高高讲台下的矮矮小小的我们，就像有光芒从乌黑浓发的头顶射入浑身上下各处，它把我们捏拢得聚精会神。我们真正的、一生的学习就这样在一个九月一日的上午很端庄、很严肃地开始了，哪怕是一个后来再调皮的小孩，后来的一个留级生，在这第一天，在这第一个很正式地拿着课本教我们认字、学算术的一年级老师面前，也几乎都是坐得端正，不嬉皮笑脸。不管这个老师是男的还是女的，很帅、很美，还是普普通通，都是一个高高的耸立！

他们身后的那一块黑板，写上的每一个字，每一个符号，每一个字母，无论我们立刻聪明地学会，还是没有立刻学会，都通往后来写出一本厚厚的小说，一个智慧的工程，和所有的杰出创造与诞生。而更首先的是，通往一个人的应该具备的样子的建成。我们成为了不错的人，于是我们很优良地建造世界。

别说在一年级的时候，直到成长之后的那么多年里，我们还真的就是没有郑重其事地想过吧，一年级老师，他们于我们的意义。一条知识长路的开始迈步和他们每天的念出、写上，一个已经懂了很多的大人，却每天教着简单、说着最明了的话，他们很像是那喊着“一二一”的人，懵懵懂懂的小鬼们腿脚发软地总走不到直线上，他们不可以发怒，就像一个木偶剧演员，善于牵住绳子，面带微笑，劳累地演出着每一天的有声有色和活泼可爱。



夜晚，还要翻开小鬼们的本子，读着那些歪斜和懵懂，打着红钩，改着错误，写上“鼓励”，写上“希望”，写着那么简单那么重复的那几个字。在城市的红台灯下，在许多乡下的暗油灯边。亲爱的二年级老师啊，当然，还有后来的二年级老师……这需要何等的安宁，何等的耐力，何等平凡却是奇异心的美丽！

我也是长到很大以后甚至快要到老了才油然看见，油然有了许多的感叹、想念，油然回到了那一二年级的课桌前，坐下，抬起头，比七岁时更认真地看着讲台，看着严老师，她是我的一年级老师，也是后来我妹妹的一年级老师。

她是一个真正的严老师，没有洋溢的笑容，甚至缺少得有点吝啬，普普通通的长相，讲的是真正标准的普通话。很端正地在黑板上写着每一个字，一年级老师都是很端正地写字写数写符号，因为他们知道面前坐着的是很空白的小孩，要让他们看懂，记得住笔画，他们也是在有意或

者不经意地告诉着学习的认真、不可马虎、如同行走路上时的庄重和踏实的一二一，一二一。

她念课文也是语调平坦，电台里小广播那样的声音她从不出声。她念《秋天》的时候还是不像小广播。“天气凉了，树叶黄了，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天空那么蓝，那么高。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啊！秋天来了！”

她的真正标准的普通话把落下的叶子、南飞的大雁、到来的秋天都念得清清楚楚。她没有一点儿夸张地让一个一年级孩子，模模糊糊地觉察到文字里的情景美，甚至一辈子记住了那高高天空中的美丽散步。何止是只学会了“人”和“一”，只知道天空中的大雁在秋天往南飞的生命原理，“文学”不是也被栽种了吗？以课本栽种文学是最有力量最有面积的栽种，全世界都早已知道了这一点。中国的课本里是有好文学的，《秋天》就是！我从七岁记忆到现在，记忆着严老师的朗读。

一个七岁的小孩，那时的我，就是认为她读得是最好的。不像小广播也是最好的。我的那些一年级同学，一定都不会和我想的不一样。在一二年级老师面前的一年级孩子几乎都一样。那是一个在知识面前最天真、最最不会怀疑、和幼儿比起来又多了一些真真开始的认真和有点儿懂事的神情的珍贵年龄，珍贵啊，总共就那么三百多天的时间。

一年级老师正是牵着这个年龄的，牵着这个天真、认真、懵懂却已经有些懂事的生命的，牵着他们的知识学习的正式开始和人生岁月触摸的幕启幕开。

两个学期，白天和夜晚，阳光下、灯光下，我们后来所有的阳光和灯光里都有他们给的这一点点，这许多，这些简单的文字、数字、符号，这些水滴和霞光。

我们后来的人世间的行走，也多么像那些大雁们，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虽变化不定，却不慌不忙，暗自诗意地在生命的树上从嫩绿长到深红……

一年级老师，他们的嫩绿和深红，真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普通。他们是在我们六七岁的时候就领着我们空中飞的人，教会我们“人”字，教会我们“一”字，我们后来果然就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我的一年级老师是严老师。她家住在我家对面的一幢房子。

大家V微语

炽情

□倪匡

●一对知名人士结婚，报上刊出了他们的结婚照片，衷心祝福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总是好事，重要的是终于可以长相厮守了，结婚与否的形式，倒还在其次。

●长期的相恋过程，如果并不顺利的话，在大多数的情形下，爱情之路愈是坎坷，情爱的炽热也愈甚。两者之间成反比例，很少有例外。

●反倒是道路平坦，风调雨顺，一点阻碍也没有，就会觉得乏味，常见恋爱了好几年的男女，忽然无声无息分了手的。可能是人天生有喜欢克服困难的的天性，愈是困难，愈是想去争取？在争取的过程之中，痛苦和快乐混而为一，反倒提高了快乐的层次？

●男女间的情爱，自然全是主观的——只顾自己，不顾他人。情爱不是慈爱，没有道理牺牲自己，成全别人，总是尽力争取自己的快乐的，没有什么不对，因为情爱本来就是这样。

谈天说地

两种龙葵

□何频

气候暖化与温水煮青蛙效应相似，不知不觉的，蓦然发现这几年郑州绿地里的野枸杞，冬天几乎不落叶子了，变得和南方的枸杞一样，俨然四季常青。

原本北方的枸杞和垂柳，同为落叶植物。一下一上，交相呼应，彼此秋冬落叶，而每年开春的时候，发芽回绿都是最早的。枸杞现在摇身一变，变准常绿——因为它大多置身于灌木绿篱和屋檐下，接地气气而不凋，所以换叶明显要早。清明时节，南窗下枸杞柔软的枝条绿油油的，我们吃过了香椿芽，也想采一点枸杞头尝新，手抚住它嫩枝的时候，这才发现它正在开花——紫色小五星花很有范儿，吐着一条精巧的花蕊。“五一”前后，樱桃红了，枸杞接着樱桃也变红，红得令人猝不及防，小红果吊着似红耳坠，纷披的绿枝条上有花有果。

小时候在老家，野菜春天多，夏秋野果多。树上果实不算，地上的苘麻籽、黑葡萄、红姑娘、马爬、桐瓜野西瓜，等等，多是盛夏三伏天陆续才有的。可现在不同了！以老鸹眼睛和又名苦菜、苦蕒、乌甜菜的龙葵来说，野生的龙葵和枸杞开花结果一样，此起彼伏，一年结果好几茬儿。龙葵属于茄科植物，周王叫它天茄儿苗：“生田野中，苗高二尺许。茎有缕傍。叶似姑娘草叶而大。又似和尚菜叶，却小。开五瓣小白花。结子似野葡萄大，紫黑色，味甜。”龙葵不仅果熟可食，嫩叶焯熟也可调菜吃，并且，采叶敷贴还可以拔毒——消肿毒，医治刀伤疮口。

草本龙葵和木本枸杞一样，刻下也是不停出生，不停地开花结果。清明前后就开花了，霜降立冬时候，隙地里

作家印象

眼睛望向更多他者

□陈海波

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梁晓声，已不想向别人证明什么。这位勤勤恳恳地做着“拾遗补阙”之事的老人，早已不关心市场和稿费，甚至“忘掉才华”，直面文学与文化，直击心灵与精神。他说：“70岁了，你还不抱着一种纯粹的态度去写作，从文化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写作，那太没出息了。”

长篇小说《人世间》出版并获茅盾文学奖后，梁晓声的手机响得更频繁了。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男有女，有远有近，但大多有着同样的词汇，比如“讲座”“发布”“分享”，等等。他觉得这个现象“很古怪”，因为他曾答应过这种邀请，但最终面对的多是并非真正爱读书的人。

梁晓声不愿再谈《人世间》，“出了一本书，你老谈它，自己也很烦”。他甚至对着电话“求饶”——“这种事对我很痛苦，你要理解我。”

获奖当然是一件高兴的事。“毕竟是一种勉励，即使是一位已经70岁的写作者。”梁晓声打了一个比喻：就像一位开面点铺的老师傅，回头客说，“师傅你辛苦，食材很安全，做的东西我们也很爱吃”，这对老师傅来说也是一种勉励，他也会高兴。

“人都需要这种勉励，但不能陷入自我陶醉。过去了，就不要谈了。”这位写了一辈子文字的“老师傅”说。

70岁的梁晓声，他已不想向别人证明什么。“想证明自己是一个绝顶聪明的老头儿？”他皱眉，随之以很快的语速回应了四个字——“回过回头”，回到写作本身，“回到写作最纯粹的价值”。这种纯粹里或许也有沉浸于写作的陶醉成分，但远远不够。“那样的话，你会始终是想让别人认识自己，限制在一个自我的状态里。”

“要摆脱这一点，眼睛得望向更多他者。”他很诚恳。那就让我们也“回过回头”，回首那个刚成为“写作者”不久的梁晓声。

20世纪80年代，北大荒知青梁晓声开始跻身文坛，写的多是时人时事，如八十年代的城市青年和农村生活等，与知青文学没有任何关系。一次，哈尔滨文学刊物《北方文学》准备组一期“北大荒知青”小说专号，向梁晓声约稿。于是，梁晓声写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反响不错，还获了奖。这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开始。

不过，梁晓声如今再看，写《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时的他，“仅仅是为了写一篇小说而已”，写出北大荒的特点，

的龙葵和野苋菜，等等，不畏严寒，还要再出苗开花结果。而且，不止是一种龙葵——传统龙葵叶子和辣椒叶一样，光而碧绿发黑。现在有一种是黄绿色，叶子表面毛茸茸的，开花结果和光叶龙葵一样。我多次在电脑里搜索，但是还没有发现有毛叶龙葵的记载。

外来植物和变态植物逐渐增多。同样是豫人要吃的野菜，菊科的小花鬼针草，开黄花，嫩苗叫鬼吃针芽，春夏之交掐尖，把它的嫩苗在滚水里弄熟了调着吃。菊科野菜的味道，与菊花脑和艾蒿吃口差不多，苦口清心，且带别致的芳香。但是，现在不到农村和山区，你看不到传统的小花鬼针草，那种苗叶细瘦可以吃的草品种了。反之，南粤和云南那边的白花鬼针草常见，开黄花的，也是大叶子粗茎，与白花鬼针草形似，不知道它们能不能吃？和白花鬼针草、草胡椒、鸡矢藤等，不请自来的杂草，还有多个新品种的狗尾草，初夏就开花，明显不同于以前见惯了的狗尾巴草。

科学家和植物学家，对此十分敏感。他们记录了近来新发现的外来植物，如光穗豚草、糙毛一年蓬、直立小蓼、腺茎泽番椒等。同时报告说，一方面，乡土植物有的濒危，而外来物种入侵扩大——线叶金鸡菊、水花生、加拿大一枝黄花、多茎鼠曲草、母菊、美洲车前、续断菊、一年蓬、大狼把草、美洲高陆、豚草、钻性紫苑等陆续滋生蔓延。我由衷敬佩这看似默默无闻的记录者，他们忠实记载了社会、土地与山河变迁过程中真实生动的植物细节，对于后人而言十分有用。

写出兵团知青的特点。而且，还有一些“炫”的成分。为了形容一位女指导员的美，拿很多国外油画作比喻，被人批评“风雅何其多”。显然，那时的梁晓声，多少有些自我证明的想法。

真正的开始，是翌年创作《今夜有暴风雪》，因为梁晓声“有了代言的意识”。他认识很多知青，返回城市后找工作很不顺利，城市对他们缺乏了解和信任。“我想到代言，通过文学作品告诉城市：这一代青年在‘上山下乡’的日子里成熟了很多，变化了好多，大多数成长为好青年。”梁晓声以为这会是一厢情愿，但没想到真的起了作用。他将此视为莫大的光荣，比得奖、比任何称赞要好得多。此后，《年轮》《雪城》等知青文学作品，都是在这种“代言”的意识下创作出来的，梁晓声以知青文学蜚声文坛。

事实上，这种“代言”，早已从知青扩展到更多的群体，为底层小人物代言，为平民代言，为时代代言——“写更多的他者，给更多的人看。尤其要关注那些容易被社会忽视的人，此时的作家应代替更多人的眼，如同社会本身的眼。”小区保安、送水小哥、家政女工、楼道清洁工……梁晓声遇到任何人，都愿意聊几句，以了解他们的生活和目标，“要对自己的国家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当然，更大的责任是为他们写点什么，他觉得这是自己欠下的“债”。正如被誉为“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的《人世间》，创作初衷就是“欠下社会很多文学的债”，“要把这众多的人写出来”。

有人说，文学是文化温度的延伸。梁晓声认为，这种延伸并非仅仅是向内的只温暖自己，而应该是向外的。“我写文章写书，更多是放在大文化的平台上，即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文化，这个大文化平台上哪些元素是缺失的，这种缺失如果时间久了，对于整个社会是一种遗憾。我恐怕要这样考虑，来决定我写什么、怎样去写。”

当他给孩子写绘本、写故事时，也是从大文化的背景出发，希望给孩子的心灵带去营养。“事实上也很简单，比如爱、友善、帮助他人而带来的愉快。”他将这些创作，称作“拾遗补阙”。

这位勤勤恳恳地做着“拾遗补阙”之事的老人，早已不关心市场和稿费，甚至“忘掉才华”，直面文学与文化，直击心灵与精神。“70岁了，你还不抱着一种纯粹的态度去写作，从文化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写作，那太没出息了。”